

山房集四

涵芬樓
第八集

子 敬 甫 集

目錄

山房集卷八

宋周南撰

雜記

太祖皇帝克上黨獲北漢宰相衛融不殺以爲大府卿
乾德三年伐蜀詔爲蜀文武官並賜裝錢赴闕治行請
白者所在以名聞開寶七年下江南赦管內州縣僞置
文武官員見釐務者仍其舊大哉帝王之度乎國初人
物盛多以其能天地包荒雜用江南西蜀人材之衆也
初紹興十一年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新界長吏有前

秉義知拱州者有前武德知薄州者有校副尉而知縣
令者國儀初復莫不懷慚抱恨意沮詞短無顏以見新
至官吏朝廷降赦知州縣者許令依舊復拘收所補告
身敕劄許詣有司批鑿用印有僞齊補授者亦皆授給
官資人人得以隱匿惡跡除危疑之心而洗羞恨之咎
其後將校以功名自見者比比皆是高廟中興有以哉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始終用人蓋嘗三變其始也收召
山林遺棄之老盡起海內流竄之人或當兵權或列諫
省或在方面其中也不次而用小臣一言可采或得超
遷列曹一事可錄未幾便用凡此十七八年宰相豈必

盡得人臺諫豈能盡舉職百司庶府豈能皆無過然而
孝宗每事求功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罷去故碌碌
庸人多不得久在位而姦邪小人不敢行其私淳熙十
年以後孝宗有倦勤之意每事必求審熟便安而後行
知王淮庸懦僅僅無大過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
寶元南郊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於南郊大赦
改元寶元按運歷圖蓋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是年既
改寶元作史者便以此五年爲寶元元年長編遂無景
祐五年卽寶元元年也今紹運亦然按長編四年丁度
爲內翰八月知制誥謝絳爲契丹生辰使通略是年李

淑胥偃皆爲內翰元年宋郊王舉正鄭戩皆曾爲知制誥不知此詞出于誰筆以字畫考之蓋歐陽書然景祐

四年公方爲夷陵令五年爲襄州乾德令當慶歷三年冬方拜右正言知制誥其去景祐五年尙有五六年也治平四年京師省闈以公生明命賦題司馬君實司貢

舉襄邑人

本改

開四

輔封

拱府

襄州

後邑

復縣

蔡襄

京邑

許少張

安世

時爲舉子

詣簾前上請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主司惡其語贅斥去之君實走廁回問諸公何爲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實默然謂簾外官請適來上請先輩相見再問之少張答如前語君實云諸公不曉先

輩意所說極當當依次第爲文君實退與諸公言諸公
謂此同人上請耶諸人方誚其上請疎謬君實微笑曰
是公非上請也乃來考試吾輩爾今日命題公生明冷
淡無體帖如用離婁之明則便是自明之明吾輩可不
領略而去及得許公程文讀至依違牽制云云撫案曰
此非作公生明賦乃公生明斷案也遂爲南省第一少
張廷試復魁多士官至都官郎中權中書舍人與坡仙
同時劉欲因謬舉王介甫欲竄嶺外許公與坡共救之
貶衡陽少張遷祕監因李士寧責官利路漕又遷夔漕
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殺降坐累貶房陵倅後歸至黃州

而卒東坡解衣贖之

靖康元年金人長驅將逼京師獨蔡攸得報早先期治裝命宋喚爲東南發運喚攸姻家也假其護送遂盡室而南雖費用給使無不全濟初傳兩宮命京亦從上皇而東京自以午夜出城水澀膠舟奔衛不及遂過拱州實父子參商遂不同途云按蔡攸記實云京在拱州乞召願陳計議長編亦參取其說云是時敵退京師稍安京求見欲口陳滅敵之策上將召京會京貶命下而止然獨不載京之策安出其說云何其後蔡氏外孫傳得其說蓋京欲決陽武埽也按陽武汴之畿邑邑有博浪

沙黃河汴河白溝又有陽武埽一鎮案國史金人陷陽武蔣興祖死之興祖治其縣縣有古博浪沙土脈脆惡積雨溢涌埽且潰興祖護隄以免卽其地也京之說云誠用臣計敵雖百萬一夫之力可卻蓋欲決埽以浸敵也此雖小人詭爲大言以自救然京如老盜宿藏狡馬容有可施用者第敗國亡家之人天道不祐縱有奇畫祕策決不能復成功耳然傳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今以九域志考之縣西北去京九十里得非埽近京而邑治遠歟

姚平仲自劫寨而遁欽宗遣使幾百輩竟不知其所在

高宗卽位嘗立賞訪求林泉野錄不知何人所作謂平仲實已戰死或存或亡其說多端頃時或傳有曾見平仲于蜀青城山者山陰陸放翁嘗作詩以紀其事斯亦異矣豈好事者爲之耶然平仲之逃寔在城下而宣和邸報密院劄子乃云京兆府廉訪奏咸陽縣公文蓋據魏鑑狀隨姚防禦往河北宣司徒今月一日到咸陽縣安下至四更有排軍張岳輩稱不見了姚太尉鑑卽時報縣尉及親隨人并印記封令解府奉聖言姚平仲身爲統制棄印而逃可先次除名令陝西諸路帥臣及提刑司收捉觀此則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咸陽非永興

軍屬邑也平仲方自陝西來應援初不曾有還永興軍事又按靖康元年立賞有能捕平仲者白身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此月指揮也而邸報云臣寮上言近歲軍政不修刑賞失當姚平仲欲以都統制處之而棄印逃亡不畏典刑明矣今緣自首止降一官臣恐四方觀望軍政未易修也二月五日奉御筆平仲除名勒令枷項蘄州編管觀此則平仲嘗自首又非不出也然此二報不收于正史得非實自城下而逃但刼寨之舉不欲明言故諱其地平仲實不曾獲又恐人無忌憚故又設爲自首行追之報耶

建炎四年巨盜鍾相孔彥舟楊華相繼蹂踐荆湖間環
數州十餘縣莽爲盜區先是蔡守程昌禹提兵入援行
在道出湖北會罷諸道勤王兵撫諭馮康國因請以昌
禹攝荆南師已而有詔改昌禹鎮撫鼎澧偏將邵宏淵
者隸帳下善用長刀有關馬之勇嘗以百餘騎擐旗履
鋒爲士卒先是時賊黨劉超自京西陸梁轉寇而來有
窺伺湖南意遂犯澧陽邏兵四出宏淵逼之於鎖石岡
迎擊走之宏淵謂都監孫君今一擊而卻後必再至再
至則來者必衆我軍雖寡然賊氣奪矣遂授以己所持
刀令孫被甲駐馬石岡以怖之卽馳詣昌禹趣濟師無

何賊大至望見孫挺刀岡阜上立東南指麾以爲實宏
淵也且懼有伏果不敢進遂燒城北七里街稍稍徙屯
城西薄暮昌禹督衆趨城澧無守將久百姓推慈利尉
智從璵行郡事詰旦昌禹偕從璵自小東門乘城覘賊
賊出悍騎舞稍詬之昌禹失色左右顧無應者有桃源
弓兵龔亨奮而出衆且屬目則已躍馬赴敵矣昌禹遣
親吏語之曰汝忘器械耶亨揮手不顧旣出則賊策馬
瞋目揚稍而前亨出小蠻牌于髀間稍正著牌而過亨
突身挾之而還將士譟噪褫衣就刑則固一婦人超長
女也亨自以獨身挑戰而得婦人不足示武手殺之超

愈怒吹唇鳴鼓盡銳攻朝天門造吊橋高十餘丈長二十丈既成引橋趣城擇死士之善戰者繫于其上智從璵敗冒賊而死賊蟻而登昌禹與宏淵龔亨自東門踏淺渡澧江奔武陵矣賊雖下城而民失耕鑿宿穀都盡雞犬菜茹無一存者賊衆飢餒析人爲糧暴尸如京頭顱滿野惟李沙板者乘沙板而濟因之獲生者數十輩賊旣乏食將趨桃源未至數十里間有藥山寺寺之兩旁十步一松其大十圍夾道數里宏淵單馬閒行賊將張橫適至兩騎相躡環松而馳橫不能得則投以巨斧宏淵格之斧著木深不能出宏淵負其多力躍而前欲

生致之橫固壯猛力均敵久不能得則曳而俱墜橫以
身壓宏淵且搗其陰宏淵手攀柘椿欲藉而起相與力
疲未決宏淵親兵至禽之宏淵患橫凶暴斷其手而獻
於昌禹橫素以勇聞昌禹命之酒欲活而用之宏淵曰
賊無用遂殺之自是超不敢復蹈武陵之境卒全安常
德一州之民至今昌禹廟食焉

高宗當郊黃潛善爲相年代當考前學士降御劄用舊
式以年穀順成兵革寢息爲報天之祭祀冊亦用定本
葉夢得曰古之祭有所有報周禮大祝六辭祈福祥求
永貞居其一今兵戎四起盜賊尙多二聖在遠四方未

寧與祖宗之時不同宜改報爲祈專以宣畏惕厲陳情
懇禱爲主祝辭當更赦文歷敘天下艱危深自貶損上
帝不可誣上開納赦文葉夢得當制無所諱黃潛善多
取其詞損益之別自爲手札言行禮之夕久陰忽晴天
示休應以告百官與詔俱下

紹興和議初金人以河南地歸于我士儂銜命道荆襄
宛洛祇謁鞏原過南鄧大將岳飛曰敵無信君道路宜
緩士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塵起聲甚囂導從相
顧失色南向而奔力未盡鼓聲相聞皆謂勿脫矣忽報
有王師至望之岳幟也馳就之飛在焉恚曰固謂君毋

行今董御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
且近屬吾自以兵送君耳行數里步憇兩將以捷書至
蓋士儂未至前一日出師也十一年臣寮上疏論方飛
進兵陳蔡間嘗密貽書于士儂欲朝廷遣使應援今必
將有所營救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十一月遂罷士
儂宗司提舉崇福宮申嚴宗室出謁賓客之禁十二年
十二月下飛棘寺死獄中子雲誅於市或云士儂嘗以
百口明飛之無它蓋親見其兵事之神速不止德飛之
深也

趙忠簡紹興四年爲豫州北騎大入淮民南渡人情大